

台灣水塔

的

地景風貌

/ 康原

約 在西元兩千年以後，筆者曾經看過攝影家游本寬拍攝《台灣房子》系列作品，有評論家陳奇相寫著：「這些系列是游本寬發現驚豔台灣房屋無奇不有虛幻的真實景象，分門別類：民舍、商家、宗教建築物等等，好奇無非在外貌、造型及瑰麗色彩等的搭配，打心底讚嘆屋主的創意與自信，讓他有更貼近這塊土地的實質感，雖有點混雜顯得醜陋，多元中示現在地旺盛生命力及地方最獨特的美學觀。」這的確是台灣建築物外貌的寫實素描，特殊的台灣地景風貌。

再經過了五、六年之後，游本寬由台灣房屋系列作品，延伸拍台式景觀《有水塔的台灣風光》系列（2008－2011）：評論家陳奇相又寫著：「……當你觀看台灣房子時，加裝水塔就在眼前。一般城鄉家家戶戶屋頂上水塔林立就成為台灣人為最特殊自然景觀之一，台灣小水塔具強烈的在地性格：銀白色、半圓頂筒狀，造形和大小都相當一致，也顯現了在地自來水工業的現況。確實，台灣房子蓋得再豪華或簡樸，頭上頂著一筒小水塔或是外加冷氣機，任其多彩多姿的房舍都顯荒唐突兀，這是台灣庶民文化環境美學徵象嗎？

原相雖是不堪卻是最真實，確實攝影是去發現、去學習、去體驗，並從中找回自己的真面目。」這兩則評論引起筆者對台灣房屋建築形式及屋外加上其他設施的注意與觀察，鐵窗的裝置、屋頂的加蓋、水塔的陳設等，並對台灣地景環境做了一些反思，也在思考陳奇相論文中所說：「房子是人類居住的生活空間，是地理環境及文化所形成的樣貌，每個地方房子都攸關在地的生活習俗及美感經驗，呈現地景的表面張力。台灣房子是在地存活外顯風光映現，是台灣集體意識最傑出的地景藝術或社會雕刻？」這些諸多的問題，攝影家作品與評論者的見解，確實也帶給人們對台灣地景美學的省思，該也會讓一些建築師在房屋設計時，對儲水設施做更深入的檢討。

台灣，這塊四面環海的島嶼上，河川短急留不住雨水，水庫每逢乾旱季節常常缺水，雖然有自來水設施，也常遇到無水可用的困擾，因此，每個家庭的屋頂上，都會置放白色鐵製或不鏽鋼水塔，用來儲水以備生活上所需。住宅密集的地方，眺望時常見高高低低的圓形物品，猶如一顆顆朝向天



上的巨大飛彈，在日光下常會有反光的現象，到了晚間在路燈或月光的折射下，有許多變化構成特殊的水塔地景風貌。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在建築師的精心規劃設計下，水塔形狀千變萬化，許多種水塔造型添加了屋頂上的各種風景。

地景一詞導源於德文 Landschaft 及英文 Landscape，由於觀念見解不一，筆者以為「某一個地區具有其他地區所沒有的有形特性的景觀。景物之呈現，有其特殊的形貌，如八卦山的整座山頭，可算是一座自然（Natural）地景。而在山頂上建構的八卦山文學步道或前進文學地標，可算是一種文化（Cultural）地景。而家屋上或街屋旁的水塔是生活所需，也該是生活文化的景象。」不管是自然地景或文化地景，在一個特定的社區中，會帶給居民共同生活的方式，每天接觸的此種地景中，白色水塔成為台灣居民心中共同熟悉的景觀，漸漸的形成一種居民的共同記憶，台灣這種水塔在外國人的眼光中，或許也是一種特殊風貌，台灣的特殊文化的表徵。

後來筆者發現攝影家郭澄芳，也在拍攝台灣的水塔系列作品，只是他的影像作品是透過攝影家的藝術表現手法，除了記錄這塊土地上特有的地景之外，也加上自己對景觀的特殊感受，有些作品中是充滿著各種對環境的情緒，他在都市水泥叢林中或田野間拍照，發現一些日光照射下，反射出金光燦爛的白色水塔，這些水容器被置放在屋頂上，很少人去注意到它的存在，卻吸引攝影家的目光，入夜以後在月色、

燈光的照射下，水塔孤孤單單的守候在家屋、田野、工廠，市場、廟宇之間，水塔真是無所不在，變出各種不同的景觀面貌；這些水塔樣貌變成攝影家一幅幅心靈的意象展示在人間，於是他透過光與影的變化紀錄著在人間的水塔存在的樣態，畫面上也說明了台灣人的常民生活情況，記錄一個年代的地貌。

以水塔為主題入鏡的影像，它，不只是拍攝水塔，而帶入了環境中人類生活的各種情境，也說明了人與水密切的關係，人類若離開水生活就會遭受不方便，從歷史上考察文明的發展，人類都是從有水的河岸旁開始聚居，慢慢地發展到平原、高山間、城市裡，科技的發達就把水運到人群居的地方，供需要的人或植物來享用，生活上的需要用水使置塔應運而生吧！

郭澄芳常拍攝街頭巷尾的人物活動，有時記錄人間的各種景觀，以自己的角度去表達，拍出自己心中的景觀，常常隨興的按快門，近年來尋找以水塔為拍攝標的物，從早到晚尋尋覓覓，經過四、五年時間的累積，有了可觀的成績；筆者選擇其中一些作品，把它們分成四個系列來談，以文學家看影像的感覺，做很主觀的分類來詮釋。

有一系列作品是「水塔的詩情藝術」，注重影像的藝術性表達，當攝影家按快門時，心中可能充滿詩情畫意，能讓閱讀影像的人進入詩的情境，筆者運用台語詩的語言，去呈



現圖像的情境，看圖讀詩想像台灣人的生活與語言，這一類作品攝影家有暗喻的觀念存在，然而詩也是一種想像的創發，透過閱讀影像來寫詩，是羅蘭·巴特所說的：「知面指涉的是依據個人的知識文化背景可對相片加以解讀的普通情感，亦即『經由道德政治文化的理性中介所薰陶的情感』。」因此詩是筆者主觀的見解，而不是圖片說明，也可能是圖像中景物的景物刺點所引發的詩想。

其二是「塔下的台灣市井」系列：在報導攝影中，羅蘭·巴特則主張多數的報導攝影都是「單一攝影」(photographie unaire)，這類影像足以誘發觀者的乖順興趣，存有知面並造成震驚，此種視覺語言「誇張地轉換『真實』而不使之分化搖曳」，塑造一種凝聚力與單一的詮釋方向，致使觀者瞬間就接收了，然並未能營造出殘存心中的深遠意義。這是郭澄芳走拍水塔時，所遇到的心中風景被他發現、記錄下來，呈現出台灣人的生活與街景風貌，以自己的文化觀點去體會相片中的物事，譬如夜市生活點滴、農村的殘敗景象、建築工程的生活紀實、社區的彩繪、富豪人家的高等住宅等，都會誘發觀賞者的興趣與感動，也會引起一些反思。

第三類是「寂靜的田野水源」，涵蓋範圍較廣，是台灣田園中的地景攝影，台灣常常有缺水的危機，農用水不夠、民生用水常常發生問題，人人擔心斷水的時候，所以常用水塔來儲水，讓台灣的街頭巷尾、田野、山崗、海邊甚至墓園，

到處可以看到水塔，這些水塔總是靜靜地守候著台灣人生活的場景。水塔這個系列性的主題，看見臺灣現代攝影多觀點的輻射，每個攝影家都去選擇他所感受強烈的影像之時，就會產生不相同的討論議題，經過閱讀影像會產生多重多義詮釋。

另一類是從「微光中尋找影像故事」：評論家盧大中曾在〈捕捉微光之中的美好〉文中提到：「愈是昏暗，各種光線漫射出的色彩愈是讓人心動，各式各樣精心設計的燈光，或是搖曳燭台的光影，都會讓人想要拿起相機記錄這一刻，並與他人分享。而在昏暗場合拍攝時，閃燈使用的時機與操作方式皆有一定的理則可循，只要掌握要訣，攝影者定能及時設定好各項數據，獲得完美影像！」可見這是利用微光下攝影的另外一種風味，弱光的拍攝使作品有了更多的想像。

從這四個類型的作品中，可以了解攝影家如何以圖像去表達地景：比如整排連結一起的販厝，屋頂上整齊劃一的水塔在雲天下、烈日下、月光下所反映出的景觀，或在墓園旁、樹林、鳳梨田、水果園中都有水塔的身影，這些圖像有象徵的意義，也是社會各角落的地景紀實影像，留下生活的紀錄成了常民生活的簡約告白，見證了台灣入市井生活形態。



台灣水塔風情 的

作家康原曾以〈孤單的水與燦爛之塔〉來詮釋我的水塔系列作品。引用了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意思是說：「最上乘的善就好比是水。水善於滋潤萬物卻不與之相爭，自願處於眾人都厭惡的卑下之地，所以最接近於『道』的境界。」這是以水性來比喻道。老子在這裡提出水的性格，品德和行為，指出水具有滋潤萬物的本性，卻與萬物毫無利害衝突，水具有寬廣的胸懷，毫無所求，甘居世人所厭惡的卑下之地。水的德行是最接近於道的。台灣人的生活與水塔產生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有水塔的地方就會有人的存在，水，餵養著台灣的人民，於是興起我拍攝水塔地景的思考與實踐。

每當我在都市水泥叢林中或田野間，發現一些日光照射下，反射出金光燦爛的不銹鋼水塔，這些水的容器被置放在屋頂上，很少人去注意到它的存在，卻吸引我的目光，入夜以後在月色、燈光的照射下，孤孤單單的守候在家屋、田野、工廠，市場、廟宇之間，可以說無所不在，變出各種不同的

創作與思考 / 郭澄芳

水塔面貌；這些水塔樣貌變成了我的一幅幅心靈意象展示在人間，於是我透過光與影的變化紀錄著在人間的這些水塔存在百態，這也暗喻著生命的形態。

水塔是一種用於儲水和配水的高聳結構建築物，常見於城市中有大小不同的式樣。水塔一般被用來保持和調節給水管網中的水量和水壓；主要由水櫃、基礎和連接兩者的支筒或支架組成；用來在自來水系統中提供水的壓力，流入水管中，流到需要用水的人家。水塔也無所不在，在城市、田野、鄉間，有時孤立站著，有時群居一起，就像人類一樣有的獨居，有的在社區中。

這些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普通水塔，分佈在人間的各個角落，我以攝影工作者的雙眼又運用藝術性的方式來表達，拍攝過上萬張的水塔影像後，選出百餘張圖像來讓人欣賞，命名為《台灣水塔地景風貌》，在這些作品中，有時可以看到詩的情境浮現，有時有畫質感震撼，當然也有現實生活中的掙扎，記得名攝影家郭英聲在一篇文章中曾說：「風格是



藝術家的自我辯證。」今天讀者來看我的這些水塔作品，對水塔的影像一定有其直覺感受，我以攝影家的眼光，去反映自我內心的潛意識，透過影像視覺的延伸，可以看到許多的生活故事，於是詩人康原給了我「水塔攝影家」的冠冕。

我是以攝影謀生的影像工作者，在彰化市開設「雙美照相館」，我家世代攝影的傳承，從小看父親為人拍攝各種儀式用的照片，後來自己承接了這種工作，捕捉新人幸福甜蜜的感覺、拍攝驪歌初動時的分離情緒、音樂演唱的和諧畫面、哀樂中的悲悽之感、舞劇中的美姿與故事，同樣的場景卻有不同的感情。記得約翰·伯格（John Berger）《觀看的方式》中的一段文字：「我們注視著從來不只是事物本身；我們注視的永遠是事物與我們之間的關係。我們的視線不斷搜尋、不斷移動、不斷在它的周圍抓住些什麼，不斷建構當下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景象。」這段文字是我按下快門前的心情寫照，永遠追求著一種不同創意的表現形式，不想去重複自己的模式，用最新的畫面去呈現內心的語言與哲思。